

民俗时令

柿叶翻红霜景秋

——二十四节气之霜降

□李建永

“诗史性”又是“史诗级”的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，即有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”“九月肃霜，十月涤场”之记述。可见，“匪且有且，匪今斯今，振古如兹”(《诗经·周颂·载芣》)。

老子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演进，乃自然规律、自然之道。春播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则是人类法地、法天、法道、法自然之伟大成果。其实，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，花草树木，飞禽走兽，无不“道法自然”，顺应自然，适者生存。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之“霜降之日豺乃祭兽”，即元稹所谓“野豺先祭月”。据《礼记·月令》记述：“季秋之月……豺乃祭兽戮禽。”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》亦云：“季秋之月……豺则祭兽戮禽。”东汉大儒高诱注：“豺，兽也，似狗而长毛，其色黄，于是月杀兽，四围陈之，世所谓祭兽。戮者，杀也。”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将“豺乃祭兽”看作是豺有意而为之：“豺祭兽，善其祭而后食之也。”有的古人还将“豺”的命名作了这样的解释：一是因为豺“有才”，二是由于豺“体瘦如柴”。

据《本草纲目·兽部·豺》解释：“[时珍曰]按《字说》云：豺能胜其类，又知祭兽，可谓才矣，故字从豺。《埤雅》云：豺，柴也。俗名体瘦如豺是矣。”不过，话说回来，霜降之时，豺将捕杀的禽兽摆成一圈，在藏入洞之前，晾干血气，以免腐坏，的确是“有才”的表现。飞禽走兽在食用食物之前举行“祭祀仪式”者，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尚有“雨水之日獭祭鱼”和“处暑之日鹰乃祭鸟”。关于“獭祭鱼”，《本草纲目·兽部·水獭》记述：“[时珍曰]王氏《字说》云：正月、十月獭两祭鱼，知报本反始，兽之多赖者。”依此记述，水獭除正月雨水而外，还有十月立冬之后，也要“祭鱼”。

关于“鹰乃祭鸟”，《本草纲目·兽部·鹰》记述：“[时珍曰]鹰出于辽海者上，北地及东北胡者次之。……其类以季夏之月习击，孟秋之月祭鸟。”其中，“季夏之月习击”，指小暑三候“鹰乃学习”，练习飞翔搏击；而“孟秋之月祭鸟”，即指“处暑之日鹰乃祭鸟”。

俗话说：“霜降节，树叶落。”又说：“霜打九月节，住了雨，就是雪。”霜是秋雨和冬雪之间过渡期产物。二十四节气寒露、霜降之后便是立冬，霜，降于秋末，盛于初冬，故明代药王李时珍将其名之为“冬霜”。《本草纲目·冬霜》云：“阴盛则露凝为霜，霜能杀物而露能滋物，性随时异也。《乾象占》云：天气下降而为露，清风薄之而成霜。霜所以杀万物，消侵沴。”

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天》亦云：“霜，丧也。其气残毒，物皆丧也。”所以俗话说：“霜降，霜降，移花进房。”又说：“霜降杀百虫。”并说：“霜降到立冬，翻地冻死虫。”故霜降前后，深耕土地对杀灭虫害大有益处。

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关于霜降二候“草木黄落”，即元稹所谓“秋色悲疏木”，亦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《岁晚》诗前四句所述：“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。冉冉岁将宴，物皆复本源。”这个时候，庄稼已经颗粒归仓，忙活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民们，也该歇歇脚、喘口气儿了。据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：“是月也，霜始降，则百工休。乃命有司曰：‘寒气总至，民力不堪，其皆入室。’……是月也，草木黄落，乃伐薪为炭。”俗话说说：“霜降节，树叶落，鸡瘦羊肥。”对于北方农村来说，霜降是给羊配种的最佳时机。俗话说：“霜降配羊清明羔。”又说：“霜降羊配羊，清明羊生羊。”霜降正是“鸡瘦羊肥”时节，霜降配种，母壮儿肥，到来年清明产下羊羔，那时绿草青青，小羊便有了“口粮”接济；不然的话，拖延配种一两月，小羊生在五黄六月，青黄不接，正好赶上了“羊死爇活”的苦时节。因而老辈人传法：“霜降配羊清明奶，夏至前后羊满坡。”

俗话说：“霜前冷，霜后暖。”也说：“霜前冷，霜后暖；雪前暖，雪后寒。”还

说：“霜后暖，雪后寒；风后暖，雨后寒。”诸君如有兴趣，可对照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回味并体味一下这几句俗谚的内蕴，看看说得对否？趁着寒冬未临，霜后稍暖之际，人，则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所谓“塞向墁户”“人此室处”；而动物和昆虫，也要在冬眠的洞洞里保留一点暖气而及时封闭洞口，诚如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霜降三候所说的“蛰虫咸俯”。关于“蛰虫咸俯”，西汉淮南王刘安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写作“蛰虫咸俛”，“俛”即“俯”也(俯首冬眠)，明人刘绩补注：“俛，伏也。青州谓伏为俛也。”《礼记·月令》则曰：“蛰虫咸俯在内，皆墁其户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墁，涂也。从土，董声。”故“皆墁其户”四字，表达出动物和昆虫于冬眠之前，用土封塞洞口的“主动性”。

“柿叶翻红霜景秋，碧天如水倚红楼。”每年霜降时节，都会令人想起唐人李益的诗句。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李大诗人描摹晚秋景致之传神写照，美妙如画；还因为其中之佳句“柿叶翻红霜景秋”，勾得400年后宋代诗人白玉蟾眼馋手痒，连用“柿叶翻红枫叶黄”与“柿叶翻黄枫叶红”写出两首诗来——那得有多“贪爱”啊；更因为“霜降柿子甜如蜜”，爽口好吃！俗话说：“霜降摘柿子，立冬砍白菜。”并说：“霜降不摘柿，硬柿变软柿。”虽然吃柿子的时候是“柿子专挑软的捏”，可是收柿子的时候软柿子“拖泥带水”，不好从树上摘下来。俗话说说：“寒露早，立冬迟，霜降收菜正当时。”霜降是北方地区收获并窖藏土豆和腌制白菜的正点时节，所以俗话说说，“霜降腌菜”“霜降收山药(土豆)”“霜前进窖冰前封(土豆、白菜和胡萝卜)”，等等。至于霜降时节的美味，宋代文豪苏轼称赞“田深狡兔肥，霜降鲈鱼美”；而元代大画家、诗人王冕却推崇“露深花气冷，霜降蟹膏肥”——“霜蟹”是好，俗话也不说“霜蟹罢螺，什么味也比不过”吗？

乡韵乡情

故乡的名字

□指 尖

有人准确地说出我的出生之地，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场合。这事发生在许多年前。她夸张的表情和语气如闪电般击中我，在身边同事惊讶地瞪大眼睛的同时，我无比激动，站起来紧紧握住她的手。那一刻，“故乡”，无疑是这世上最好听的名字。

那年冬天，那个远离故乡的城市一直阴沉着脸，先是没完没了的不大不小的雨，后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雪，树上残留的少量树叶被风吹落。虽然那个临时办公室里暖气充足，但客居异乡的孤独却没有取暖器。

隔着一张长条桌，十几条覆叠的手臂，高高举起的报名表遮挡着他们的身体，在这些纷繁白纸片的烘托下，这个说穿我身份秘密的人如一朵花，徐徐绽开。从此我接下来度过的日子再没那么冷那么难熬了，即便因加班太晚，不得不跟女同事们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房间里睡了一夜；即便第二天又是大雪，下班时骑着自行车摔倒，差一点滑到电车下面；即便自卑、忧郁和多疑依旧包裹着我的心。很快，当浩荡的春风融化了冰雪，高楼后面的日光重新冉冉升起，我极其笃定地告别了城市的剧场、电影院、电车、商场、胡同里的宿舍。坐在归乡的客车上，心里充满了快乐和释然。

回乡，回乡，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，从那一刻起，这个声音一直响到今天。

我们都是故乡枪膛里射出来的子弹，沿着既定的线路飞落到或远或近的地方，在那里，我们勤勉生活，积极自律，努力成为更好的人。而风驰电掣的时间，以及责任、担当乃至频繁的苦难，不停地唤醒我们记忆中的故乡，那个“土地平旷”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的生命桃花源，人世间最初和最终的安心处。

我的朋友在知道自己的抱养身份后，开启了几十年漫长的寻根之旅。乃至她还去过越南、缅甸等邻国，仅仅因为养父母曾在那里短暂地生活过。她在意每个人对于她外貌的评价，捕捉每一句比如你长得像哪里人这样模糊而不确定的讯息。她茫然地游走在国界线之间，她相信，自己会找到生命的源头，那个包裹着她无尽乡愁的地方。

我的爱人一直在为没有回过那个叫作黄墩后的村庄而遗憾，但随着父辈作古，他对故乡的念想就剩下了这个熟悉的名字。交通日渐便利，信息日益发达，他在愈来愈深的惦念和愁绪中，愈来愈减弱着自己回去的念想。写下《洛丽塔》《微暗的火》《说吧，记忆》等作品

的纳博科夫，一生都在以流亡者的身份自居，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思念故乡，回忆童年，缅怀自己所失，深深陷入乡愁之中。他明知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故乡，但还是时不时在意识中假设，用一个假护照，以外国游客的身份回去看看在乡间的老宅，且沉浸在这种假设中乐此不疲。陆游在《夜闻杜鹃》中那句“故山犹自不堪听，况半世、飘然羁旅”读来让人不觉泪沾衣襟。时间中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，人渐渐老去，故乡越来越小，导致人与环境之间的距离日渐疏离，而我们表达出来的世俗之爱也越来越轻飘，与其在现实的漩涡纠结，哪如在无人察觉的自我意识中，独自寻访、发现和存留离失的老家，享受因故乡之梦的难以企及而日渐浓厚的乡愁？

我常常幻想平行空间的存在，无论现实故乡多么与愿望相悖，一想到在另一个空间，它依旧葆有原初的样貌，安静、淳朴，心中瞬间涌上美好而难抑的情愫。田埂上缓缓游走的老牛，紫荆花扩散的浓郁香味，屋檐下巢巢里叽叽喳喳的叫唤，河沟里零散的鸡群。当夕阳缓缓降落，浓稠的光晕让温河变成一条金色的河流，飞跃的小鱼溅起成串的水珠，惊走盘旋的鸟雀。有人戴着破边的草帽，蹲在河边洗手。母亲们喊我们回家的声音，悠长而沉厚，慢悠悠荡上门口的树梢，又沿着村庄参差的屋脊，传入耳中……

可以肯定，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是在一边于异地生存一边回望故园、渴望走出的同时也渴望回归的纠结中过完的。我们用记忆营造出一个专门盛放故乡的空间，一个小心珍藏不忍触碰又无法摒弃的空间，一个转瞬即逝同时又永世长存的空间，一座无形无相的乡愁博物馆，一个只能独自游览和掀翻的秘密之地，一个盛放着故乡的温度和光芒、色彩和情致的记忆之境。更多的时候，故乡就是舌尖上那个随时会蹦出来的名字，一个独属于乡土的、属于源头的、属于自我的、带着标记的、苦涩而伤怀的名字，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。河流变浅滩，草木新成川，星与云，尘与土，万物生长。我们出生的那个小村庄，也会成为万物之一，被日渐茂盛的现实吞噬，渐渐缩小，变淡，或许有一天，它最终会消失在地图蜿蜒起伏的线条当中，被更多的山川河流所替代。但似乎也是没关系的，因为，故乡的名字，像一方印戳，已深深地刻在我们生命的幕布，在绵延的时间长河中，散发着隐忍而恒长的光芒。

书画作品



《梅竹双清》(中国画)

温海妍画

闲庭晚茶

秋菊唤客香满席

□泓 泉



—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喜欢“秋菊”这两个字。缓缓发声，轻轻地读，瞬间感觉有丝丝缕缕的香气飘来。

秋菊来赴宴，满满的一席。平瓣类、匙瓣类、管瓣类、柱瓣类、畸瓣类，配有艳黄、娇粉、淡紫、洁白，色香满满啊！

这样的一席，想想竟充满诗意，不由得莞尔。谁设宴招待的呢？而且邀请的全是菊，满席香。

我开始雀跃起来，宴席备了什么酒、什么点心、什么茶？

百日菊、波斯菊、玛格丽特菊、墨菊、蓝目菊、大丽菊、万寿菊、黑心菊、乒乓菊，都来了吧，它们会怎么交流？百日菊会向情窦初开的波斯菊表达爱意吗？它们初见时会拥抱吗？它们的跨国恋会遭受家人的反对吗？

尤其是那些立体的花瓣，赋予菊花无限的新面孔，越看越有韵味。每一种菊花看得久以后，便会慢慢地幻化成另一样东西。它们有的像意大利通心粉，有的像云南面线，颜色对比强烈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看，将头发尾端梳成小卷的菊花，恰似一位秋波流转的仕女向你款款而来。最为多情的是有着旗袍花纹的菊花，带有古典的颜色，仿佛把身上的抽丝织成布帛献给心上人。

幻化的物象接踵而来，再采用独家配方，将它们秘制成你想要的味道，一桌丰盛的佳肴由此诞生。你与美丽的时光把酒言欢，灵魂深处氤氲着香气，人间至味不过如此。

踏足在这场宴席里，你耐心地印证着各种美味，去探索，去思考，去品尝，去消遣。远远近近的菊花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你，相看两不厌。瞬间，唇齿间的幽香随心底的暖意袅袅升腾，让人的心境如同一张洇开的宣纸。

当你大饱口福之后，你会觉得这场宴席已经成了记忆库中的一位故人了。

有没有秋风使者抚琴，有没有秋水伊人吟《秋风词》，有没有秋月姑娘倒茶？

盘里、碟里、茶盏里绘有菊花图吗？缪谷瑛、谢公展、吴树本三位国画大师的菊花已迷醉整个秋天了吧！

纵有千千万万，不如一缕秋菊香。如此这般想象了一番，才又觉得，是我，是我在心里设了这一宴。

二

一到秋天，家乡的七岭山上开满了野菊花，色彩明艳，气韵浓浓，层层叠叠的花荫深处，仿佛有一曲清歌飘荡。它们不学群葩附艳阳，也不随黄叶舞秋风，辽阔的远意里弥漫着遗世独立的高洁，让人观之可亲。

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菊香并不浓烈，淡淡悠悠，却沁人心脾。菊香也不甜美，清清爽爽，不媚俗，却在萧瑟的晚秋中独自流芳。香成清清爽爽的往事，让烟火红尘有诗情，在唐风宋雨里笔共意扬；香成明明朗朗的流年，让缱绻岁月有画意，在天宽地阔里墨随心舞。

风拂斑斓，月摇曳纷。七岭山静静地品读着菊的清香。秋的盛宴便也潇洒开场。有诗曰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。父亲尤其爱菊，每当这个时节，他总会带我到七岭山走一趟，漫山遍野的菊花营造了我们内心的好风景。兴致来了，我总会把三五朵菊花插在头上当饰品，整个人便充盈着好闻的菊香。秋阳斜照，戴着菊花头饰的影子印在背后的草地上，那么沉静，那么美好。

菊花有脚，重重踩在了父亲的心上。父亲遇见菊花就会即兴作一些不着韵的诗。他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缓缓而道：采一朵最艳的菊花/一只金蝴蝶就停留在女儿的刘海/菊花啊，是你的芬芳撑起了大山的脊梁。不论何时何地，父亲都能应景赋诗，接着他又说道：如果大地上第一场雪来了/菊花啊，你燃烧的火焰/可否温暖我冬日的梦境。

父亲有一颗丰盈的诗心，心上的每一滴水都是最好的墨，任由心灵的地盘泼洒时光的青涩画卷，没有章法却处处弥香。

父亲站成一尊雕像，认真地端详着每一朵菊花，他与菊花对视，看到了菊的纹路，沟壑丛生，不忍卒读。这就是菊花的路，从生到死，菊花的身上有高山，也有低谷。我有些居功自傲于自己的发现，父亲却仍然出神地望着那些菊花，一言不发。

深秋的田野，菊花在寒风中挺立，刻印在七岭山画册的封面上，被清风吟诵出的旋律里，有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，有着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浪漫。

田野里开放的菊花，以那淡淡的香，召唤一个在秋风中伫立的人，招待一场秋菊唤客香满席的光阴。

三

翻开秋菊的记忆。曾有一个瓷杯，父亲唤它“慈悲”。白底已染上岁月的烟尘颜色，大量的留白处，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小朵菊花。菊花因“开得太久”而不再那么鲜艳。

瓦屋纸窗，灯光如豆。七岭山的甘泉和菊花邂逅，便有了茶的韵味。那些参与味道酿制的，不仅仅是温度，还有虫鸣、犬吠，还有如霜的月色。屋子里氤氲着的茶香，汩汩冒出幸福的烟火。父亲坐在窗前，把爱意融入茶里，便是人间美景。他的影子支撑着灯光的舞蹈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此时的屋子像嵌入一幅以秋菊作底的水墨画。

父亲轻啜一口，满口腔清香荡漾。也许你要问，喝茶何必在窗前，在幽室之内，昏灯之下，都可以的呀。其实，父亲于窗前喝茶，要的不是仪式感，而是给自己开一扇心窗，让更多的光照进生活。

“菊”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应是人间草木，又细细一看，下面的“丿”里有个“米”，好像是说，给我们燃烧的灵魂设了一桌宴席。是的，菊香袅娜，让四时风物掠过，晕染成一片高洁之气。

始于草木，止于芳香。一杯清茶，便是父亲美好的人生一宴吧！